



岁月不居

油坊,昔日曾经慷慨从容地滋润营养过饥荒年代无数个家庭,已成过往。如今,成了我经常在月光下走向思乡心路上的驿站。

油坊

□宣江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村里有座小型的粮油加工厂,同时也是一个小手工业者的聚集场所,面积十来亩地,但门类较多,集修车行、缝纫铺、理发店、煎馓子的、制作挂面的、打烧饼的等行业于一体,分布在二十多间外形各异的房子里,由村里统一管理。其中榨油车间规模最大,人们便习惯地将这一片建筑统称为油坊。它惠及每户大小村民的衣食生活,因而备受人们关注,也在我的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油坊的主厂房由紧邻的两排草屋拼接而成,两排屋脊一个空间,屋檐连接处由砖砌的方柱支撑,四周是泥灰砖墙,里面安装了大功率的动力柴油机,另有磨面、碾米、剥壳等各种功能的机械设备。主厂房隔壁分别是榨油间和炼油间。这样的空间布局是依据榨油的工艺流程所决定的——原料出库,上机去绒剥壳,碾轧成生料,上锅汽蒸,压榨出油,脱脂,成品入库。整个过程酣畅淋漓,环环紧扣,其中榨油的环节是关键,至关重要。

榨油车间有六七个本村的工人,每人都是身怀绝技的老师傅,在指定的工位上各司其职,各显神通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力气大,肯吃苦。

师傅们合力将已碾成碎末的呈土黄色的油料即生料倒进一口缸中,缸口上支一木架,平置一杆木称,为的是确保每次用料的分量均等。称过的生料上锅高温汽蒸后便成了熟料。这道工序是为了确保提高出油率。蒸料的大灶很特别,是一个一米高、三米长的长方形砖台,倚墙而建,常见“老虎灶”造型,燃料是棉籽壳。灶膛里烈火熊熊,灶台上热气腾腾。师傅们将滚烫的熟料倒进篾箍圈中,用双脚踩成了一片片棉饼,侧立码放,“拉榨”打油。

打油是个重体力活,师傅们个个赤膊上阵,挥汗如雨,抡起二十多斤重的铁锤,连续将一根又一根桑木楔子夯入木枕的榫眼里。楔子上粗下锐,像一柄无锋的短剑,油腻光滑,每根楔桩顶部都镶有一道铁环,以延长其使用寿命。师傅们轮番用力,一直将木楔打到与木枕上沿平齐为止。此时棉饼受压力压榨,终于渗油,从油槽中汩汩流淌到另一头的地缸中。至此,榨油完成。不久后,人工手摇的齿轮传动设备替代了这种原始的打油方式,省力且功效大增。榨成的油叫毛油,绝不可食用,必须经过烧碱熬制脱脂的工艺程序,最终才是纯净清香的棉籽油成品。

油坊,昔日曾经慷慨从容地滋润营养过饥荒年代无数个家庭,已成过往。如今,成了我经常在月光下走向思乡心路上的驿站。

流年似水

退宅还田后,现在老屋的旧址上,早已被村庄上其他年轻勤劳的人家种上了庄稼,它们在阳光下散发着诱人的光芒。

老屋微光

□赵济宇

却也是极具仪式感的。除夕当天,张贴对联、福字,包括更新中堂画、年画等,这样的事往往是一家人关注的事,有时往往忙碌到春节联欢晚会开播。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,老屋即使再老,也需要红红火火的装扮来焕然一新,仿佛这是一家人的门脸,也是庄户人家对来年的祈福。我也是在多次回乡贴春联过程中,被父亲教导过几次,学会了如何正确分清上下联。

老屋门前有一大片菜地,一年四季种植的不一样,在爷爷奶奶的精心侍弄下,给有些低矮的老屋增添了不少风景。每逢三月,大片油菜花盛开,金灿灿的,把老屋远远地映衬在花海中。花团锦簇的油菜花惹得蜜蜂围着打转,门前一片嗡嗡响。父亲常说,那时候的油菜枝高秆粗,小孩子可以钻在油菜花下捉迷藏。哪个地方花枝乱动的,肯定有小孩子躲藏在下面。

乡下的老屋,跟饲养家禽家畜是分不开的。养猪养鸡什么的,往往是庄户人家的生活来源,印象中,那些猪舍鸡舍常张贴“六畜兴旺”的红纸条。小时候随父母回到老屋,我常会溜达到猪圈或鸡窝边上,傻傻地看着那些猪啊、鸡啊的吃食。有时吃着午饭,我会学着爷爷奶奶,捧着饭碗过去瞧瞧,甚至不顾父母的叫唤,把自己饭碗里的饭菜拨一些给它们吃。母亲曾打笑我说,你就不要回去啦,直接留在乡下念书,顺便帮爷

爷奶奶养猪养鸡,等将来毕业了当一个新型农民。

老屋的屋后,爷爷种植了一片不大的竹林。刮风下雨天,总能听到外面沙沙声响。竹林是父亲他们姐弟三人小时候的后花园。父亲对我说,那片并不算茂密的竹林,就像老屋一样,也能遮风避雨,是放松心情的好地方。早晨可以到竹林里放声朗读背诵课文,不用顾忌他人;有时候想一个人清静,就搬个板凳在竹林里什么都不做,发呆遐想;盛夏季节,在竹荫下找个平坦的地方打个地铺睡午觉,更是惬意。奶奶曾悄悄对我说过,你爸爸脾气犟得很呢,小时候一被我们教训了,就赌气钻在竹林里,不叫不出来。

见证40多年时代变迁的老屋,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,终于在2018年8月的某一天被拆除。而那时爷爷奶奶住进集中安置小区也快两年了,远离老屋的那套120多平方米的两层小洋房成了爷爷奶奶的新家园。

退宅还田后,现在老屋的旧址上,早已被村庄上其他年轻勤劳的人家种上了庄稼,它们在阳光下散发着诱人的光芒。

前不久,我在爷爷奶奶居住的小洋房里张望,无意中在杂物间发现一些老屋曾经用过的家具什物。它们散发着丝丝微光,温情地传递着老屋的气息,唤醒我对老屋久违的回忆。

灯下漫笔

礼貌

□任桢文

很有礼貌地帮亲戚收拾碗筷,和他们聊家常。有时工作到凌晨还是这样做。他的同事说:“你这样不是浪费时间吗?”他摇摇头说:“不,这不是浪费时间,这是我们该有的礼貌。”是的,人们认为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,有时几句热忱的话就使对方感到温暖,享受礼貌的甜蜜,缩短了双方的距离,增添了双方的感情。古训曰:“良言一句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。”千真万确。

生活中,我也享受了不少礼貌的温暖。平日里,我坐公交车时,常有人帮我提东西上下车,上车后还给我让座。不久前,我到盐城市一中参加校庆,碰到一位也来参加校庆的女校友王某某,她对我关怀备至,礼貌有加。进校后,她带我参观,照顾我吃饭,回家时,她推迟自己坐车的时间送我上车。我感

动不已,谢谢她时,她说不用谢,这是我们青年人对老人应有的礼貌关爱。她的举动深深地温暖着我,礼貌的举动确实增强人们之间的团结,增添社会文明,这就证明礼貌的重要性。当然,这里要提高警惕,不上坏人当。

作家雨果说:“最高的圣德是为旁人着想。”雷锋说:“自己活着,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好。”这是他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高层次要求,这里放射着礼貌的强烈光芒,大大地增强了人们之间的友谊。的确,我们中华民族要把礼貌的光芒闪亮,使它照亮家庭,照亮国家,照亮世界。

